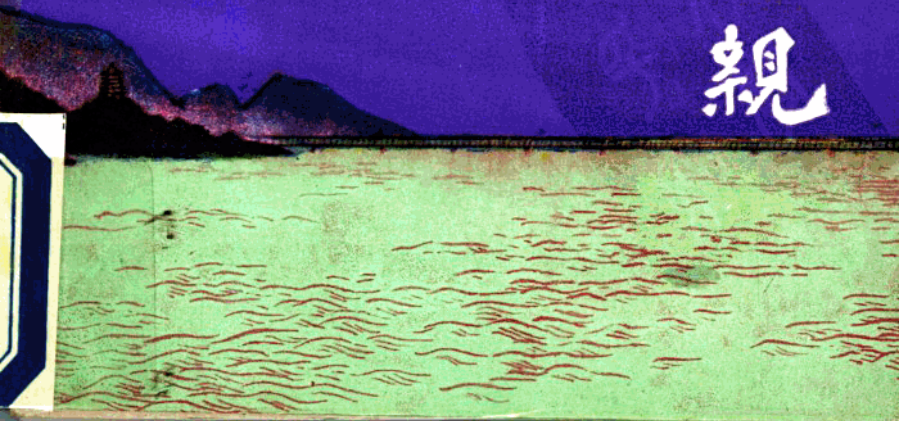


橋影依稀話至親





茅以昇摄于北京阜外·南沙沟家中(1978年)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购于杭州

杭州钱塘江大桥

韩石渠太夫人



茅以昇之母亲

时年 74 岁(1944 年) 摄于重庆



茅以昇与夫人戴传蕙合影 (1959 年)

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之日，摄于重庆。

四女
于燕

长女
于美

二女
于璋

三女
于冬



茅以昇

戴传蕙



于越(长子) 于润(次子)

1945年9月抗战胜利节，摄于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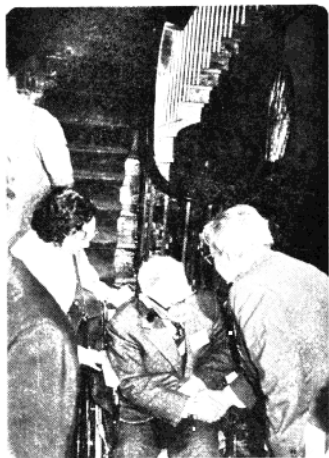


1941 年 2 月

自贵州平越赴重庆，茅老途经，
遵义，与在浙大就读的于美合影，
时茅老 45 岁，于美 20 岁。

1986 年 7 月，茅老与长女于美摄于北京南沙沟
家中，茅老时年 90 岁，于美年 65 岁。





该院主席向他致贺情景。
在华盛顿授与茅以昇以「外籍院士」的称号。
1982 年 11 月 3 日，美国全美工程学院



1987 年 9 月 26 日钱塘江大桥通车 50 周年，
作者摄于大桥上。

我父兄有道我別心計口批創中無往
 青未開時於國並約共先生牛級伊長得
 甚好且有與今世等約又早知有以自立
 識大是妻樹大叶勝凌竹餘先生知伊長
 子仍立聯大前伊詢及世近況並談世近作
 大為驚異奇教黃云時刻印人便後
 以明自孝持材和司云已運至貴隱

茅以昇手迹

右为父亲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中给我的信。时我在浙江大学
 外文系二年级读书。浙大时在贵州遵义。手迹珍存至今。时父
 年四十五岁。我年廿岁。

于美一九九二年七月记于北京

1941年2月中旬 時年廿五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95 周年校庆日, 铜像揭幕典礼
(1991 年 5 月 15 日于美摄影)



1992 年 5 月镇江市人民政府, 政协镇江市委员会立碑。
镇江南郊栗子山公墓, (于美摄影)

父親晚年有過一段話，對於我有激勵的意味。因借其意，題名此書，亦用以紀念他那奮斗不息的人生。今恭錄于下：

“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長百年，我已走過十之八九。回首前塵，歷歷在目：崎嶇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濤，幸賴橋梁以渡。橋何名歟？曰：奮斗。”

于 美 一九九三年三月·北京

小 序

近年以来，撰写我父亲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等各个方面的文章，报刊上已登载了不少，专著也出了好几本。我的父亲活了94岁。他青年时期刻苦勤学。赴美求学，曾一边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一边在加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主持并执教于多所大学。中年建造大桥，桥成遭逢日寇侵华，进逼杭州。他挥泪断桥，阻止敌人利用。抗战时期，为唐山交通大学的内迁，他受命于危难之际，跋涉千里，上下疏通，终于使交大在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县）复校，弦歌不辍，桃李花开。50年代以后，他身为北京北方交大校长，兼为国家科学发展，科技普及，工程教学改革，少儿科学知识培养，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等等工作，殚精竭虑，积极贡献力量。一生忙碌，虽耄耋之年，亦未尝停步。关于他经历的许多重要事情，有些是我所不甚知道的。我们后代感谢书刊的编著者及出版家们，把这些大事都记述下来，使它们不致湮没无闻。这对青年学子们，必定会有所启迪的。

不过描述一个人物，有时是难以全面的。这对于与他有亲缘关系的人来说，尤其是会有这种看法。但是究竟缺少一些什么，似乎一时也难以解说清楚。也许花朵总需要绿叶扶

持，秃枝难以成树。大事后面还有背景故事。知名人物也有做为普通人的身边琐事吧。

父亲的一些背景故事，一些身边琐杂，我偶有所见，随笔记述。数年以来，积稿寸许。自知芜杂，本无心向世。但是有的亲友看过其中几篇，认为颇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力促发表。作为父亲的长女，又何况已到了古稀垂暮之年，记述这些事情，在我是原应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存贮心头的。

因缘际会，去年应邀赴成都参加西南交通大学的95周年校庆和父亲铜像的揭幕典礼。会下偶将拙稿意图与王润霖书记道及，承蒙面允看稿。嗣后与该校出版社朱永林同志接洽，欣喜得到支持，才有面世机会。在父亲的传记之中，此稿权作辅白，添一片绿叶，起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作为一个孺子的奉献，未尝不是有意义的工作。这就是这本小书的由来。

书中章节，合起来是一整体，分开来亦成短文。长短不拘，文体亦不强求一致。为的是使今日繁忙的读者，遴选随意，挑读自如。

是为序。

茅 于 羹

1992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小 序

假日闲谈，往事如烟

——追忆我的祖母韩石渠—— (1)

贤德内助，戴传蕙君

——何幸相依过半生—— (9)

唐山交大，结不解缘

——就学，就业与长校—— (18)

南北播迁，萍踪处处

——家庭搬迁地址追忆—— (26)

重上大桥，思绪万千

——建桥时期的内外交困—— (30)

仓皇内迁，之湘之黔

——流离颠沛中的唐山交大—— (38)

木屋著述，风雨如晦

——文革后期的日日夜夜—— (45)

事必躬亲，井然有序

——何尝虚度寸光阴—— (55)

励志求学，奋进不已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	(60)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平日的言传身教——	(66)
外籍院士，西天取经	
——记一次难忘的旅行——	(70)
欢声笑语，忘年之交	
——与小朋友的一席谈——	(80)
目力衰退，著述仍勤	
——余霞满天的桑榆晚景——	(86)
文学桥梁，相得益彰	
——别具个性的工程师——	(91)
暮年小聚，人在旅途	
——我们四个老姐妹侧记——	(97)
父亲的铜像与墓碑	
——漫话生前身后事——	(108)
附录 1 征程六十年	茅以昇 (115)
附录 2 学生时代 (自传)	茅以昇 (130)
附录 3 茅以昇著作及关于他的书 (部分)	(135)

假日闲谈，往事如烟

——追记我的祖母韩石渠——

我的祖母韩石渠，可是旧时代一位颇不平凡的妇女。她生于1871年，歿于1946年元月，享年75岁。我年少时听家里人谈到她的事迹，最使我难忘的第一件事是她的婚姻。祖母出生于镇江的一家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韩老先生是前清举人，诗文书法俱佳。祖母虽是女性，但性情豪爽豁达，雅好读书，健谈多风趣。在她14岁时，她的父亲本为文官，被人诬害入狱。她忧愤之余，毅然上书陈述父亲冤屈，说得入情入理，韩老先生竟因而被释放。我的曾祖父茅谦^①与韩老先生是好朋友，常常诗酒言欢。他起先为韩老先生事十分着急，后来知道“石渠救父”的故事，至为叹赏，就为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乃登向韩家提亲。

我祖母21岁过门做儿媳妇，她比我祖父要大两岁。那时我家本属清贫。我曾祖父曾有诗云，“可怜我亦磨穿铁，藁笔

① 茅谦，字子贞，又号肺山（1848—1917）少年家贫，入商店做学徒。因喜读书，被店主厌弃，愤而离去。一心苦读，年廿岁中秀才，为博士生员。他重视新学，在镇江和南京均创办学校，又提倡女学、开风气之先。晚年曾去广州，任广东图书馆馆长。又去过北京，任国史馆协修。后定居南京，著作甚丰。有《工务营策》、《水利刍议》、《肺山文集》、《肺山诗集》等。长子茅乃登曾任江浙革命联军秘书长，就是我的祖父。

飘零渐白头。”可以想见一斑。可是我祖母回忆这个时期的生活时，却别有体会。她常对我们说：别人家吃的东西丰富，穿戴得齐整华丽，但他们因为来得容易，反而认为受之当然。囫囵吞枣，不知其味。而我，每得一点美食，每穿一件新衣，却要仔细品尝，慢慢观赏，得到的快乐，要胜过他们多多呢。

我祖父乃登（字春台），少年博学多文采，性情宽厚。做过江浙革命联军秘书长，办过报纸，是新闻界的前辈人物。享年花甲，于1934年，先祖母而去世。

那第二件事使我听来惊异的事是祖母在36岁时，家中遭遇的一场火灾。时间大约是在1907年的夏天。南京夏天奇热，白天人们常是昏昏沉沉的，入夜才稍得凉爽。祖母带我的四叔和五叔睡在内屋，我父亲排行第二，（时年已11岁），睡在套房外间。时我祖父外出未归。我祖母坐在床边补衣等门，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油灯翻倒，蚊帐碰着起火。等到熟睡中的祖母被浓烟薰醒，火舌已经窜起、火苗熊熊燃烧起来。这一惊非同小可。她忙叫醒外屋的父亲，一面抱起四岁的五叔，狂奔屋外。再回转身去，把四叔从火中拉出来。惊呼中，家人和邻居齐来救火。虽然火被扑灭，但四叔因烧伤过重，不治身亡。五叔的脚趾骨也烧断了足趾。而我的祖母烧得落下残疾：一头乌黑的头发烧得秃了大半，眼睛顿时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两手和手臂受了重伤。右手因小指烧得卷缩着粘在手掌心里，即使后来愈合，也弯曲得伸不直了，五个手指只有三个有用。额头和嘴角都落下疤痕。

祖母对我讲这段故事时说：“我被烧伤毁了容貌，上半身皮肤没有一处平滑的。你祖父不但不嫌弃我，却异常怜惜我。每天早晨看着我的脸，摸摸我的手说：‘你今天好多了，不要

紧的，慢慢养着’。他把家里的大小镜子都收藏起来，不让我看见自己。其实我眼睛盲了八个多月，根本不知道自己成了什么模样。后来我的眼睛竟奇迹般地好了。一天，我从屋里闲步走到大厅上。我家大厅里迎面有一面大穿衣镜。我走过去，忽然看见镜里的一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啊呀，这人丑怪得使我吓了一跳。我的头发稀稀拉拉，前顶秃光光地，眼睛虽然看得见了，但我原来人们都说是‘丹凤眼’的，现在竟成了两条细线，眼皮上下落下皱皱摺摺的疤痕，睁也睁不大了。见到我这付容貌，我顿时痛不欲生。这时，我从镜子侧面，抬头一看，见大厅里坐着三位衣着入时的年青妇女，个个长得十分标致，正和家人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样子。我赶紧缩回脚步，悄悄回到房里。我立时萌生一念，觉得我这付模样，以后万难见人。不如死去了事，好让你祖父另娶淑女。主意既定，就偷偷设法寻来生鸦片烟，准备晚上吞食，了此残生。当晚我向你祖父交代了一些家事。不料你祖父发觉，从抽屉里乱翻，找出鸦片。于是向我哭着责怪自己，说没有照顾好我，以致使我有轻生之念。”祖母谈到此事，满眼泪痕。她又接着说：“那知道，那年秋天，南京闹传染病，那三个美貌女子，有两个害病死了，一个到后来年青青的，竟守了寡。令人叹息。你说，天道多么不可测啊”。

第三件事是祖母对于子女的教育和鼓励。她生过十二个子女，家贫医疗差，只存了三男一女。祖父为人不多言，却身教重于言教。在辛亥革命时任南京中央政府秘书长，草拟政府文稿。他与祖母对男孩女孩一样看待，与当时一般家庭重男轻女不同。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一同上学读书，以至受高等教育，而且眼光比较远大，不让他们株守家门。我的大伯

父以南（字冰塵），幼年聪慧。十五岁考上留美考试。因他年龄太小，又无同伴，未敢放他远去。大伯父次年又考上日本留学考试，因有亲戚子弟也一同考上，有了伴侣，就去日本读书。我的父亲和五叔以新均考取留美公费考试，赴美国攻读。最为难得的是我的姑母以纯，在那时受了一般女孩子难以获得的大学教育。姑母生于1903年，中学在南京汇文女中读书，以后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文系，副系学的是西洋音乐。在那个旧时代女大学毕业生是不多见的。姑母是基督教徒。毕业后教中学。可惜她在抗战期间在扬州因病去世，才36岁。祖母在内地听了，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不已，更惋惜她未能施展她平生致力教育的抱负。祖母不但对于子女，就是对于孙子一辈也是关心我们的教育和成长。她亲笔写信给我的堂兄，也是她的长孙于恭。那时于恭兄在英国，后又去美国读书，来信言及异国家居，思家之苦。祖母在一封信中复道：“我祝愿你功成业就，并不指望你与我朝夕聚首”。在我家亲友中，有人认为她对子女，对儿孙确是严格的典范。

这里不免谈到她对我父亲在他求学时代和工作期间所说的一些话。

那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到了中华民国时代。其时我父亲在唐山路矿学堂读书。他的同学有的向往革命，弃学从唐山去南京，要去报效民国政府。我父亲非常激动，忙写信给我的祖父母，说要辍学去南京，为政府做事。我祖母回信不准。说：“要学好本领，再去干工作。”我父亲不听，仍坚持要去。祖母生了气说：“如你离开学校，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父亲得信，大为震动，于是发奋读书。这个决定影响了父亲的努力方向。到了父亲建造钱塘江大桥时，经过千难万阻。祖